



1985-1986

全国

优秀报告文学

评选获奖

作品集

(上)



目 录

李延国

中国农民大趋势·····	2
--------------	---

理 由

倾斜的足球场·····	188
-------------	-----

钱 钢

唐山大地震·····	212
------------	-----

孟晓云

多思的年华·····	466
------------	-----

霍 达

万家忧乐·····	520
-----------	-----

陈祖芬

理论狂人·····	570
-----------	-----

刘宾雁

没有上银幕的故事·····	606
---------------	-----

酒 逸

中国的小皇帝·····	626
-------------	-----

沙 青

北京失去平衡·····	678
-------------	-----

苏晓康

阴阳大裂变..... 724

祖 慰

转型人..... 788

陈冠柏

黑色的七月..... 824

胡 平 张胜友

在人的另一片世界..... 854

赵 军

魂系中华..... 930

彭雁华 彭雁平

蒙山沂水..... 952

蒋 巍

人生环行道..... 980

鲁 光

中国男子汉.....1020

何晓鲁

当年他们多年轻.....1078

凤 章

法兮归来.....1148

郭慎娟

知识的罪与罚.....1166

罗达成

一个成功者和他的影子.....1224

和 谷

市长张铁民.....1266



李延国，山东省牟平县宁海镇人。少年务农，青年从戎，中年耕文。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济南军区文化部创作室任创作员。

报告文学学习作《废墟上站起来的年青人》曾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报告文学奖；《在这片国土上》曾获全国第三届优秀报告文学奖。

中国农民大趋势

——胶东风情录

第一章 相会在北京

褪色的画：希望的失落

一个人的生命，好比两条流动的河，一条是属于现实的，一条是属于记忆的。后者象一幅幅褪色的画，执著地影响着人们对今天生活的认识。

而在一个农民的儿子记忆画册中，不会有堂皇和富丽，不会有高雅和神奇，他拥有的只是一些平凡的田园风俗画，但那毕竟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很久了，很久了……

我家那块叫涝沟的高粱地啊（因为它只宜于种高粱），每当下老雨的时候，青葱葱的高粱泡在没膝深的

水里，风一吹，都象一些体力不支的病残人，东倒西歪，等人去扶助。而真正患着痼病的父亲，我看得更多的是他拄着铁锹柄，对着那茫茫大水，无可奈何地喘吁和叹息。

那年春天，涝沟的高粱垄上出了一棵西瓜苗，父亲嗓子拉着“风箱”，端量它好久，最后还是把它留下来了，并多多地喂了它一份炕土。

高粱苗一天天在长大，西瓜苗也一天天长大。绿生生的瓜蔓驮着镂花似的叶子越伸越长，它引伸出我多少童话的联想。

“西瓜开花了！”父亲锄地回来，在院子里一边吃着饭，一边咳嗽着说。于是，这棵西瓜成了全家人一个欢乐的话题。

“西瓜‘打扭’了！”过几天，父亲回来说，脸上带着笑容。欢乐随西瓜在长大。一家人都在盼着那滚圆的收获！

“西瓜有这么大了？花皮儿。”一次父亲回来，用手比成个排球大的圈儿。

“别等熟了叫人家摘了去！”母亲提醒着。

“不会。我用草盖着呢！”父亲脸上带着几分狡黠的笑容。

一天，父亲满脸怒气地从地里回来了：“让人家摘去了！白侍弄了一顿！”

“没心肝的！”母亲骂着。

父亲坐在那里一袋接一袋地抽烟，也不吃饭。

我和弟妹妹们谁也不敢说话。

一个童话在天真的童心里破灭了！

一个希望在农家小院里失落了！

我多么想做一个英雄的儿子，为父母追回那失落了
的希望……

初春。

北京电影制片厂。

这里堪称一座艺术的宫殿，那些艺术的王子和公主们都生气勃勃，勤奋不息，醉心在自己的艺术天地里（有的也未免傲气十足）。

我住在这个厂招待所的一间斗室里，正没完没了地修改一个电影文学剧本。一天，值班室的服务员用扩音器通知我：有客人来找。

我走下楼去。几个身穿呢料制服的男子汉正等候在那里。

“弟弟！”我一下把他从人群中辨认出来，他那黝黑的，已经被岁月的犁铧犁出了沟痕的面孔，刚经修饰，显得容光焕发。他彬彬有礼地上前来同我握手，向我介绍同来的人们。他们的神采和装束使我大为惊讶，要知道，他们是文学概念中的“庄稼汉”呀！

“你们怎么来的？”

“自己带的车！”他指指外面的“吉普”。

！

两千多里路，他们竟然坐上了“专车”。

“你们要去哪里？”

“深圳！”

“到深圳做什么？”

“考察!”

!!

故乡，在我的情思里，那是黄昏的茅屋上一缕淡淡的炊烟；那是黎明的原野上一声悠长的牛叫；那是父亲头上一顶破了边的草帽；那是母亲褪色的衣襟上一块杂色补丁；那是弟弟一双饥饿的眼睛；那是妹妹辫子上一根粗糙的头绳……眼前的景象，无法使我和过去联系起来。

“你们办好去边境的手续了吗?”

“办好了!”

“坐火车去吗?”

“不，坐飞机去!”

!!!

“你们是怎样买到飞机票的?”

“作家协会的一位同志帮忙买的。”

!!!!

我从一个农民走上文坛，足足用了二十多年的工夫，那是一条漫长的路，我仿佛觉得，这条路已经离开家乡很远很远，不料想，兄弟们斜刺里从青纱帐杀了出来，竟一下子冲进了这个世界的核心部位。

他们这一行，是由年轻的镇委书记谢玉堂带领的，其中包括已经名声大震的农民企业家李德海等。他们去深圳不仅是为了开开眼界，原来家乡在那里是投了资的，一甩手拿出几十万、上百万元，现在他们将以“股东”的身份走在深圳繁华的街市上，从那个窗口去了望世界!

我不知该怎样招待他们这些“天外来客”。

我忽然想到了我的优势：“我领你们去看看摄影棚吧，里面

在拍电影，挺好玩的。”

他们一行人顿时变成了“中国农民电影考察团”，随我向摄影棚走去。艺术对他们曾是遥远的，朦胧的，今天他们要走近前去看个仔细。

我们被挡在摄影棚巨大的铁门外边，这里的制度是严格的，参观的人需经厂保卫科批准。

“中国农民电影考察团”被尴尬地晒在那里。

我忽然又想起了另一个优势：“去看看‘北影一条街’吧！”

“北影一条街”是一个半永久性的露天布景，坐落在厂院后区，巧夺天工的美工师们在这里搭起了具有古典风格的店铺、楼阁、墙垒。走在这里，象走进了陈旧的岁月之中。《垂帘听政》、《海囚》、《双雄会》、《骆驼祥子》等等许多感动人心的历史场面都是在这里拍摄出来的，中国农民在这里扮演了屈辱和失败的角色！

农民兄弟们巨大的步幅，很快把这一条小小的街道丈量完了，他们好奇地转到布景的后面，一个个不禁哑然失笑：“都是假的呀！”

没有什么事情能唤起他们的兴趣。我决意尽主人之道，把他们领到北影小食堂狠狠来上一顿，花个三十二十的！

“不，跟我们去吧！”他们反客为主。

“去哪里？”

“小洞天，西餐！”

！！！！！！

我简直是五体投地！我想象不出来，他们是怎么睁大寻觅的眼睛，在偌大的北京城找到了那个藏在地缝里的“小洞天”的。

我的兄弟们在我面前变得陌生了，这一切变化是怎样开始

的？是谁给了他们这新的风采、新的气质？

他们似乎在追赶着什么——乘上飞机，用超音速……

文学，将仰首注视他们！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农民最多的国家，谁不了解当代的中国农民的变化，谁也就不了解当代的中国。

传统的农民观念在我的头脑里发生了动摇。

到胶东去！

到故乡去！

第二章 故乡之门

褪色的画：城乡之路

“吱嘎——吱嘎——”装满白菜的独轮车轧在铺满冰雪的公路上，留下一条长长的印辙。

“车把式”是十三岁的我。父亲在两年前谢世了，我辍学成了一个小“生产力”。我不忍心看妈妈每晚在昏暗的油灯下绣花的情景，那绣花针穿过麻布发出的轻微的“砰——砰——”声，就象一个老人有节奏的呻吟。于是，冬日里（那天真的同龄人玩雪球的日子），我坚持推上三百斤大白菜，随同农业合作社里的壮劳力去六十里地外的烟台“搞副业”，每送去一斤大白菜，会挣得一分钱的脚力费呢！

我脚上穿着一双生猪皮做的“绑”（靽鞢），里面塞着麦草，衬着麻袋片，外面缠着一圈圈的麻绳，显得笨

重而可笑。我大口地呵着气，它象团团白雾，很快地在帽檐上结成串串冰珠。

一个山包接着一个山包……

漫长的城乡小路，似乎怎么也走不到尽头。

黄昏时分，我拖着发硬的双腿走进了这个滨海城市弯弯曲曲的街道。望着那星星点点的灯火，听着那隆隆嚓嚓的机器声。

城市，我就是这样第一次认识了你！

这个城市的居民也许根本就不会记得，曾有一个十三岁的小农民，冒着风雪把一车白菜送给了他们，这个城市给了他两元钱，他在小饭铺里不敢和大人一起叫菜、吃面，他要了一碗饺子汤，泡着冻得发硬的面饼填饱了肚子。

这天夜里，他和叔伯们都睡在这城市的怀抱里，那是一个大车店，靠近海滨。他们睡的是地铺，只有褥子，没有被子（据说是怕“乡巴佬”捂铺盖卷跑了）。每晚收费四角。这样，年仅十三岁的他，可以把一元六角钱带回给妈妈，顶她绣十天的花呢！

他躺在铺上睡不着，想找个人说说话儿，可是叔伯们在厚厚的铺草上已经发出了粗犷的鼾声……

啊，烟台，你整个儿都沉睡了！

当年我睡地铺的地方，已经矗立起一幢堂皇的宾馆，我甚至带些不安地踏上了宾馆的柔软的猩红色的地毯——故乡张开它栗色的漆门，接待了它的游子。

据说，这是一个没有待业青年的城市。一位空军战斗英雄

在这里担任副市长；一位从北京招聘来的硕士研究生被委任为市委宣传部长（他们都是胶东的儿子）；留职停薪的教师开办“旅游开发公司”，市政府领导亲临剪彩；上海交通大学的几位校友创办“烟台思源新技术开发公司”，经济学家于光远发来贺电；新建的电视台将于七月一日开播；集资兴办的综合性的烟台大学正在开挖地基；现代化的“海上游乐园”正在崆峒岛上破土动工；东郊的飞机场、西郊的高速公路正在筹建之中；那些农民办的饭店、旅馆、商场、烧鸭店、运输公司更是兴隆昌盛……真个是：昨梦乘风破浪去，满山灯火是烟台。

当天晚上，市委书记王济夫同志来到宾馆。凡来烟台的学者、作家、画家、书法家、记者、编辑、科学家，他总要抽空来看望。他身上兼有军人的敏捷和学者的优雅，讲话却又充满诗人的激情，那浓重的乡音，又使我如见故里。

他也是胶东当代的一个传奇人物。他一会儿身穿西服登上党代会的主席台；一会儿在宾馆和外商洽谈大型旅游服务系统的投资；一会儿又拉着商业局长深入到个体饮食店解决原料供应；一会儿又到新成立的画院和画家们评论新作；一会儿又到某郊区县为农民企业家发表辩护演说……此刻为迎接对外开放，他刚刚从海湾对面的姊妹城市——大连考察回来，毫无倦意地坐在沙发上。

“最近写些什么作品了？”他拍拍我刚送给他的《在这片国土上》的单行本，“你很少回家，应该回来看看我们这片乡土。这是一片烈士洒过鲜血的土地，今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应该看看农民怎样变成企业家。”他边说边挥动手臂。仿佛这不是在屋里，而是在一个视野开阔的制高点上。“‘牟平七雄’、‘蓬莱八仙’、‘黄县五杰’、‘栖霞三能’……他们都是一窝子一窝子的。英雄

无独有偶，都是竞争出来的。三中全会造就了一大批英雄，你应该去看看他们怎样跟着三中全会的旗帜，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现在的家乡，可不是昔日的家乡了；现在的农业，可不是传统的农业了；现在的农民，可不是当年鲁迅笔下的阿 Q、赵树理笔下的李有才，也不是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了。就是说，这个深刻变化不仅发生在地貌上、生产关系上，也发生在人的灵魂深处，动摇了很多传统的东西……”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走下楼去，站到汽车门前，海风掀起他黑色的衣襟，象鼓起的船帆。他回头说：

“人是复杂的，文学也应该是复杂的。唱改革者之歌的时候，不要忘记他们的辛酸、他们的磨难。任何一项改革都不是在笔直的路上走的……”

车走了，仲夏的海滨卷起一阵旋风。

好有力的旋风啊！

烟台地区旋风般的改革，曾使这位市委书记招来旋风般的咒骂！

八一年，王济夫来烟台走马上任，这个在中国北方最早过“黄河”、跨“长江”的地区，背着“特殊论”的包袱，迟迟没有实行责任制。时逢百年不遇的大旱，下面流行着一种“请毛主席算命”的活动：在一只面箩上面拴一支笔，拿箩人发问：“毛主席呀，您说责任制该不该搞？地该不该分？”据说那支笔就会自动在面粉上写出答案。

没有神也要造神的炎黄子孙啊！

烟台地区板结的，仅仅是土地么？

烟台地区面临的，仅仅是生产关系的改变么？

烟台地区煎熬的，仅仅是自然的干旱么？

此刻，我想象不出，这位身材不高的市委书记，当初是用什么样的气度推开了故乡的历史之门？

我下乡之前，王济夫同志邀请我和几位客人共进晚餐。

有一道菜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生鱼片。

它一片片摆在盘子里，可以看到上面红色的血丝，似乎还闻得到腥味。

王济夫招呼大家：“来来，这个好哇。”他教给大家吃法。

在座的军人、编辑、党务工作者、人大副委员长，都面面相觑，谁也不肯动筷。

王济夫再三做说服动员工作，就象这个地区刚开始实行责任制一样。

和传统的东西决裂是不容易的。

王济夫没有搞“一刀切”，把盘子拖到自己面前：“你们不吃我包圆了！”他夹起生鱼片，蘸着芥末和熏醋，津津有味地嚼起来。

他是一个敢吃生鱼片的人！

窗外传来阵阵的海涛声，那一排排的海浪，象一页页永远翻不完的书，叙说着古老的故事。在窗口可以望到海对面的芝罘岛，两千二百多年前，秦始皇三次东巡，三次都曾登临芝罘岛。最后一次是听信了方士徐福的话，来采长生不老仙药的，并在这里亲手射死了一只“大鲛鱼”。

从秦始皇到本世纪初，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板结着这片富饶的乡土，原始的耕种方法和古老的思维方式竟延续到我们这一代电脑时代的见证人的诞生。一九三三年夏，中国共产党在这片土地上成立了特区，胶东大地燃起希望之光，为了挣断束缚在中国农民身上的锁链，打碎那人吃人的制度和凝固的传统，解放

前的十三任书记，有的壮烈牺牲在战场，有的英勇就义在敌人的刑场，他们把一篇篇史诗留在人间。

眼前这个学者型的书记，受命于新的历史时期。他没有象他的前任那样，上任时带着武器和弹药，而是从省里搬来了满满一汽车书，足有五十多箱。我想，这些书或许会给市委那座办公大楼，给胶东那古老的土地注进新的活力。

第二天，我从宾馆启程去蓬莱，服务员递给我一份散发着油墨香的当日《烟台日报》，我打开来，拾得市委书记写的一组《访日杂咏》。其中，《登东京了望台》中的一段诗句，或许正是市委书记的抒怀：

.....

同旅者，多感慨，
无惆怅！
遥指山海并苍处，
最牵念，是故乡，
满怀信心共装点，
指日更辉煌！

第三章 走进蓬莱仙境

褪色的画：姥姥的故事

姥姥住的那个村子名叫堆金泊。那里并没有金子，
和姥姥作伴的，只有三间低矮的茅屋和院子里一棵被

雷火打过的枣树。

姥姥经常挪动着小脚站在村口土堆上了望。她驼着背，久久地伫立着，那是一幅悲凉的剪影。

一个飘着小雪的冬日，我推着车子去压沙，经过堆金泊村口，姥姥见了，抹抹眼泪：“糟塌孩子了！人没车子高，老远的光看见个车子在往前拱！”

姥姥把我领回家，做了一顿我最爱吃的疙瘩汤，还给我缝了一副套在车杆上的手套。

“快上炕暖和。”姥姥摸摸我冻得通红的小手，“咳，要有铁拐李的本事就好了！”

我从姥姥嘴里知道了铁拐李有个牙牙葫芦，里面装着仙药。他还有条拐杖，向空里一扔，就变成了一条龙，过海的时候骑上去。并说他原来是不瘸的，有一天灵魂出窍，到天上和太上老君下棋，七天没回来，一只老虎把他的身子吃了，他回来以后找不到托身，就把魂儿附在一个要饭的瘸子身上。

我当时天真地问：“姥姥，八个神仙，谁能斗过谁？”

姥姥说：“他们每人都有一件宝，张果老是一张纸驴，何仙姑是荷花，吕洞宾是宝剑，曹国舅是呱哒板，汉钟离是扇子，蓝采和是花篮儿……他们各用各的宝贝过了海。”

后来我又挖空心思地发问：“铁拐李葫芦里装着仙药，怎么不治一治自己的瘸腿呢？”姥姥笑了，嫌我问得蹊跷。

后来，姥姥摔瘫了，在孤独与痛苦中死去，不久，那座低矮的茅屋也从这个世界中永远消失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感到姥姥讲的“八仙过海”那神话的沉重，它寄托着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对自身生产力解放的渴望……

蓬 莱 阁 上

——神话今说

（童年画页之一：那时候，每个村子都有一个小小的土地庙，坐落在村头，里面坐着一个土地爷，是用石头雕成的。土地爷是掌管一方人生死和土地禾稼之神。每当有人死去，家里人都要穿着孝服，带着纸牛或纸马去那里报庙，在黑蝴蝶一样飞舞的纸钱灰里，痛哭不已。

解放了，村里的土地庙被拆除了，土地爷被掀到了河里，那里只剩下了半截残垣。我记得有好久，村里死了人，还要哭着到那旧址上去“报庙”……）

蓬莱，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故乡，八仙过海传说的发祥地，你把魂魄凝聚在小小的蓬莱阁上。不是么？要不，在这里只做过五天知府的苏东坡为什么留下了“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的诗句？为什么远离热土的老华侨要登临神堂烧一炷香烛？为什么那些蓝眼睛的异国人要在参天的古柏前留一帧小照？

在我登上这座建筑在民族心理上九百余年的仙阁时，适逢一批外国友人乘兴游览，导游员刘妍，一位端庄聪颖的农民女儿（她爱好田径，学过武术，酷爱外语），带领他们穿行在神话传说